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十三回 除惡少知府察賊宅

且說劉大人思想之間，來到十里堡，進了村頭，舉目一瞧，路東有一座茶館。大人瞧罷，走將進去，揀了個座兒坐下。跑堂兒一見，不敢怠慢，慌忙倒了茶來。忠良一邊吃著茶，一邊側耳聽眾人說閒話，暫且不提。且說後面的承差陳大勇，瞧見大人進了十里堡路東那一座茶館，好漢觀瞧，並不怠慢，隨後也進了十里堡的街，在路西裡有個關了的舖子，兩搭排子底下，坐著吃煙等候，不表。

單說劉大人一邊吃著茶，一邊側耳留神，細聽眾人講話。

忽聽東邊那個桌上有兩個說笑，自見東邊坐著那個人，向西邊那個人說：「老三，你聽見咱們這昨日那個新聞沒有？」西邊那個人就問說：「什麼新聞？」那個人說：「就是咱們這北頭住的，萬人愁徐五太爺他家裡，淨小女人有十三四個，自有多多的。」

他心裡還不足，昨日個騎驢的女子，打東往西而走，有個十七八的小伙子跟著。本來的，那個小模樣子長了個茂高，剛到徐五太爺的門口，可的被這位爺出來看見咧。不容分說，大伙把個女子搶進去，嚇得那個伙子往回裡好跑。你說，這不是無法無天？」西邊那個人說：「你只知其裡，不知其外。提起這個徐五太爺，你也不知他底。他父親叫徐昆，做過一任雲貴的巡撫，告老帶職還家，膝下就自徐五一個。後來他父一病而終，掙下的良田千頃，家財萬貫，府縣之中很有臉，連咱們這總督大人，他都有個穿往。徐五兒倚仗著這個勢力，橫行霸道，無所不為，無所不干。他還有一身的好本事，全掛子的武藝，手使兩柄雙拐棍，有這麼三五十個人也不能到手。他還有個盟弟江二，外號叫作滲金頭，這小子更硬梆，手使兩把雙刀，也可以招架個三幾十個人。你想，誰敢惹他們？私下講打罷，不是他們的對手。你說是打官司罷，好，更打的他們的叫兒裡咧。」

別說你我，咱們這裡前任的知府王大老爺怎麼著？不是收了告他的狀子了嗎？王大老爺派了幾個差人拿他去了。這一拿，扣的缸兒裡去咧，叫徐五爺把差人吊起來，打了個噴土。後來聽見說，差人們倒磕了回頭，徐五爺才把他們放了。你打量光放了差人就依了這件事咧嗎？厲害之呢！暗裡回鄉的弄了個人情，把一位王老爺弄得家去抱孩子去了，把個官也丟咧。聞聽說新近升來的這位知府，說是乾隆爺御筆欽點。這位爺外號叫劉羅鍋子。這位老大人，大大的有個聽頭兒。不怕勢力，業已到任這麼些日子了，怎麼總不見他老人家個動靜？莫非也怕徐五的勢力不成嗎？」那個人說：「這是什麼話呢！這會的世道，誰沒有個鼻子耳朵？劉羅鍋子豈不知道前任的知府叫他弄丟咧嗎？」

他還敢惹他？他要惹惱了徐五爺，徐五爺弄個手法，劉羅鍋子也是家去抱孩子去咧！」劉大人在旁邊吃著茶，聞聽這個話，把位清官老爺的個肚子，氣了個一鼓一鼓的，腹內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真正的可惡！」大人正然發狠，忽聽那西邊也有人講話。

這清官側耳留神聽仔細，紛紛不斷話高聲。這個說：「咱們這江寧的官難做，須得隨脫加人情。」那個說：「前任的知府王老爺，他與徐五爺拉硬弓。」這個說：「王知府，那有徐宅勢力大？一封字兒治得回家抱孩子。」那個說：「提起徐宅真厲害，橫行霸道了不成。」這個說：「徐五要瞧見好端女，當街拉住硬上弓。」那個說：「憑從他人行萬惡，此處的官員裝耳聾。」這個說：「聞聽這位新知府，乾隆爺御筆親點到江寧。」那個說：「外號叫劉羅鍋子人人贊，官諱名字叫劉墉。聞聽說，這位爺的根子硬，不怕勢力斷事清。也已到任有幾個月，怎不見，惹一惹十里堡的徐監生？劉羅鍋子必定也是害怕，他也是，各保身家不盡忠。素日的清名全是假，過耳之言不可聽。劉知府，那有徐宅的手眼大，大管家，於禿子，皺皺眉頭他的知府扔。」劉大人聽罷前後話，這不就，氣壞忠良人一名。

劉大人聞聽眾人這一片言詞，氣了個目瞪口呆，腹內說：「罷了，罷了。徐五爺果然萬惡非常。本府要不拿了這個惡棍，此處的子民受害非淺。」說罷，大人站起身來，會了茶錢，邁步出了茶館，把毛竹板打了個連聲響，口內吆喝：「算靈卦呀，算靈卦呀！」忠良這才朝前所走。

這清官吆喝忙邁步，大人一直向前行。卦板敲得連聲響，口內吆喝講《子平》：「周易文王馬前課，六爻之中定吉凶。《麻衣神相》分貴賤，善斷富貴與窮通。大運流年瞻月令，嫁娶合婚我也能。淨宅除邪咱也會，斬怪捉妖大有名。」劉大人，本事有限剛口硬，一邊吆喝一邊行。按下大人吆喝走，再把那，吃煙的承差明一明。瞧見大人出了茶館，他也就，站起身來不消停。糞箕兒慌忙拿在手，搭搭訕訕後跟行。按下承差陳大勇，再把那，為國的忠良明一明。吆喝邁步朝前走，猛抬頭，一座大門眼下存。門前兩棵大槐樹，驟馬成群鬧哄哄。門下放著兩條凳，那上邊，列位豪奴十幾名。大人正把賊宅看，忽見那，大門內，跑出個小小子把話明，用手一招把先生叫：「快來罷，我們爺要講講《子平》。」忠良聞聽不怠慢，邁步慌忙往前行。

來到門口剛站住，有一個家奴把話明。劉大人剛到大門以前，還未站住，又見一個家奴站起身形，眼望著叫大人的那個小小子，講話說：「八十兒，你進去罷，等著我把這位先生領進去。」回：「是咧！」那個小子答應一聲，翻身往裡而去。且說方才講話的這個家奴，姓趙名六，外號叫白花蛇。這小子來到劉大人的跟前站住，說：「先生，我有句話先告訴你，一同進去，見了我們爺，可要小心著。」大人聞聽家奴之言，說：「多承指教。」說罷，家奴趙六帶定忠良，往裡面走。劉大人一邊裡走，一邊裡留神觀看。

清官這裡留神看，進了賊宅廣梁門。繞過照壁是甬道，裡邊款式不尋常。東西廂房分左右，正當中，安著屏風四扇門。清官爺，跟定趙六往裡走，進了二門細留神：五間大廳在迎面，漢白玉台階恰似銀。再往裡瞧看不見，不知道，後面屋房淺與深。趙六兒，不肯把大人朝後帶，大廳東邊有個角門。一直穿過往東走，另有座，小小的書房可愛人。門上貼著一副對，字字清楚寫得真，左邊是：「懶去朝中登金闕」；右邊是：「逍遙林下勝朝臣」。橫批是：「萬古長春」四個字。門裡邊，異草奇花栽滿盆，劉大人還未將門進，白花蛇趙六開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你在此處等一等，我好進去見主人。」忠良答應說「知道」，趙六邁步就翻身。站在門分朝裡看：天棚搭在當院中，上好魚缸當中放，青花白地可愛人。還有那，金毛小犬汪汪的咬，銅鈴掛在脖項中。只聽裡面雀鳥鳴，唧唧絮絮各樣音。大人看罷忙邁步，溜進書院一座門。忠良站在台階下，往裡舉目細留神。則見那，正面坐定人一個，年紀不過在三旬。

五短三粗中軸漢，孤拐臉上帶青筋，西瓜皮兒小帽頂上戴，大紅穗子在上邊存。身穿一件細細襖，仔細瞧，寶藍二串時樣花，青緞子坎肩外面套，洋綳的襠包係在腰。腰中帶著子兒表，所為早晚看時辰。劉大人，外面正觀還未盡，忽聽那進去家人把話云。